

石孝义
著

无雨无晴

WUYUYUQING

有着《挪威的森林》一样的迷失与救赎，
少年维特似的忧郁而富有诗意，
像《在路上》一样的寻求自由与梦想，
有着《致青春》一般令人怀念的青春岁月！

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

这是一本
关于爱情
生活与追求的
青春日记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WUYUWUQING

无雨无晴

著 石孝义

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雨无晴 / 石孝义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01-09426-7

I. ①无… II. ①石… III. ①日记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3651号

无雨无晴

著 者: 石孝义

出 版 人: 黄 沛

责任编辑: 刘子伯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6开 印张: 17 字数: 230 千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9426-7

定 价: 26.80 元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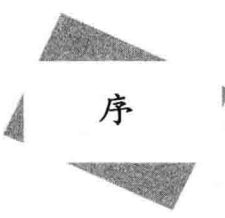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



序

仅以这部书稿献给我的青春和我的家人

前些天和妻吃饭时不知为何竟聊起了青春这个话题，聊起了那个我们这一代人都曾走过的单纯、热烈而真挚的年代，在绵长的谈话中不知不觉中竟猛然发觉，自己或许真的老了，青春与我们好像已隔了千山万水，它真的远去了，像远方的一处山包又像大海中影影绰绰摇动的孤帆……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一面昂扬向上的旗帜，即使是明天就要奔赴战场，也依然有着那种挥斥方遒的豪气。或许有时也会抑郁，但那情绪像浮尘永远不遮阳光，只一会儿的工夫便被抛去了九天。青春是奔跑的鸵鸟，青春是无沫的啤酒，青春是即将远行的驼队，青春是五彩缤纷的风筝。灰调、贫苦、没落、伤悲、阳光、飘逸、高傲，一切的一切在青春的岁月里，仿佛都像是一种被高调渲染过的样子，以闪亮的姿态登场！年过不惑，回首这中

年沉闷的青铜时代，似乎还是更怀念那青春走过的黄金岁月，因为那年代不存阴霾，不积虚伪，所以回忆中没有痛苦，诚然有太多太多的遗憾和悔恨，但只要你曾经刻意严肃地走过，就一定可以成为一座人生中值得纪念的碑石！

我的青春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将自己青春的界碑埋在了工作后到结婚前这段时间。为什么这样界定？我没有刻意地想过，只是提到青春便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段时光，后来竟计划，有时间一定为自己写一部人生三部曲，第一部就是现在这部书稿《无雨无晴》，第二部叫《鸟的天堂》，那是记录婚后分居生活与工作、调动搅和在一起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小说，一种社会小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是多年前写了一点后便搁置了。第三部嘛，名字想了许多，确实很多，但因为我的生活与活在我生活中的许多人还在继续地创造着一幕幕令人鄙夷且可耻的故事，所以许多的未定义情节便像浮尘一样飘忽不定，我又是那个不惯于写蒙太奇风格寓言故事的人，于是一切便都只能是等待着，准备着了！

我的青春是在乡村度过的。很宁静，真的很宁静。上班在一所边远偏僻的乡村小学，那座偌大的校园，看后会令你咂舌，多年之后重新翻建缩小了一半后的那所学校在谷歌地图上查询还有一个足球场大小。记忆最深的是每天下班后，那满院的斜阳和晚来的风，真是宁静无比，无比宁静。独自栖身在一间无人光顾且濒临倒塌的办公室里，教学之余累了便拎着一只坐垫顺着南面

的残墙一直往东走，走到没有路了便停下来，倚着墙读《平凡的世界》。远处是田野和河塘，看累了便望着远方出会神，再累了有时会不知不觉地在这荒野中睡去。孩子们常来探头探脑，吸引他们的不是我，而是我屋里的画和一些稀奇古怪的雕像、模型，来了便肆无忌惮地乱摸乱动。把我气恼了，便会拍着桌子吼上几声，于是一群淘气鬼便呼的一声作鸟兽散去。孩子是天真的，农村孩子更是天真中还夹着一种纯真。宿舍那台老掉牙的录音机里，是永远放不完的流行音乐和摇滚乐，田震的《执着》、唐朝的《国际歌》，还有某王子的钢琴曲……那时基本不买正版磁带，学校有的是学生的英语听力磁带，抱来一包就拿去翻录，好在没有永远听着一首歌曲下去的时候，所以磁带总是在不停地刷新中。学校的西南角有间破仓库，同事在那儿立了张乒乓球案子，于是课余便成了擂台。三五个年轻男老师每天都像打擂一样拼了命地要一决高下，当然每次垫底儿的一定是我，一次又一次简直是对我自信心的一种摧残。不过久之倒也慢慢地认可了，小脑极不发达的我在运动项目上真是是个不可锻造之才。那会儿因为刚刚毕业，外地的同学接三岔五地会来，本地的同学接三岔五地也会来，学校的同事就更不用说了，因为都是单身汉，所以酒便成了联系这几群人共同的“女人”，村里的几个小酒肆、单位的宿舍、家里的我那间小屋，几瓶烧酒，一锅羊肉真是快意人生！青春与安静无缘，但那一切的躁动与毛躁却能为身边所有的人所包容，课不愿去上，只要买上两根冰棍便会有年轻的女老师颠颠

地给你顶上去了。早上起晚了，慌张地冲出宿舍，主任看了会笑着来句：这孩子昨天八成又一个通宵没睡。家不愿意回，回一趟家急匆匆的像探亲，母亲说，家对于你倒成了宿舍。

人是一种个性的动物，禀性各异，天赋不同。我是个好静与好动的矛盾体，总的说更偏重于好静，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倾斜越来越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静，之于我像是生活中必需的一种营养液一般，每次于斗闹场中“撤退”下来，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无人打扰的空间，安静地“修养”一段时间。有时关起门来对着一幅画可以画上一天，有时则抱着一本书看到黎明到来。那是一种完全自己与自己和谐地相处，世界缩小至内心里。有一天，在那片残破的校园被拆掉前的某个夜里，我守着一幅再也深入不下去的水彩画，想了许久，“或许我真的不是这块儿料”，尽管我很勤奋，尽管我曾受过三年的准专业训练，可我看不到我站在画卷巅峰的身影。于是就从那个晚上开始，我作别了苦习多年的色彩，从此走进了文字的世界，而这一走不知不觉中竟有小二十年了。

在青春退场之前，我喜欢上了文字。喜欢上文字就一定要读书，那时我买书、读书基本达到了疯狂状态，婚后母亲曾和妻子说：“有次他说要去市里买件毛衣，结果我前后给他差不多八百块钱，可那件毛衣到最后也没买来，钱都给换了书了。”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大概三四百的样子。不多的月薪除去和狐朋狗友喝酒行令之外便是买书。那时，书是要到市里去买的，而且大型

的书店离家甚远，即是那样，我还是经常骑了车或坐了车跑去，站在书架前像是女人选购衣服一般，一本本地浏览，然后估摸好自己兜里的银子，衡量再三之后拎回几本来。读书在那个物欲寡淡的年代实在是一种极好的消遣，而且生活好像总是有大把的空闲，一本书看完了，随后又是一本……

至今还是难忘家中那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和深夜映射出的那盏幽幽的灯火。一张写字台，一盏小台灯，一台老掉牙的录音机，墙上蓝布白花的扎染，易拉罐做成的动物饰品、亚历山大的石膏像。个性，是青春不灭的灯火。夏天南来的蛙鸣总是让人那么怀念，冬天北来呼啸的狂风又总是让人觉得小屋是那么温暖。那时小屋宁静而热闹，像个沙龙。一到晚上，五行八作的朋友会聚了来，人色杂乱但爱好统一，基本都是读书人。曾一起学过画的同学来了总是在夏天光着背，一边喝着酒，一边在摇滚乐的轰炸声中谈论着八大山人或是莫奈……愤世嫉俗与随俗浮沉同在。我总认为“青春期”是一个人一生中思想最激进的时期，许多人的事业都是在那个时期起航的，过此之后人便会趋于保守，越发保守，最终荷尔蒙完全枯竭，创造力成为一条直线；同事来了，多是懒洋洋地靠在床上聊着近现代史和那几段炮火中的故事，仿佛总是不厌，在这个偏僻的村庄，生活循规蹈矩，工作循规蹈矩，有时聊些历史中循规蹈矩的事件仿佛也是种享受，但那闲聊中依然有激情，为发现某个新的历史真相而激动不已；聊众最多的是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人的武侠，有教书者，也有装卸

工，但无论是教书者还是装卸工他们又都是极爱书者，每册武侠小说他们都会小心翼翼地包了书皮，藏在书柜深处不轻易示人，谈论可以但从不外借，作为书友我曾给他们每人制作过一枚藏书印，只是不知如今是否还在；孩子们来了多是胡扯的，叽叽喳喳的像一群麻雀，吵够了闹够了便呼的一声跑掉了。小屋好像总是人群不断，笑语喧哗地在那个单身的青春岁月。

一切仿佛都远去了，如今连那个村子都在地平线上消失了。但有时仍会回忆起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经历过的一些故事，那些故事里曾经驻足过的人们，那一行行或清晰或模糊的足迹，有的远去了已成永别，有的还很鲜活，只是颜色浅淡了些，时不时地在我的生活里闪跳一下。但无论如何我都会怀念，因为我曾经严肃而认真地经历过——我生命中这段无法回避的时光，还有那个我生活工作过的偏僻小村。有时深夜无人时仍会想起它，因为我的青春曾经在那里经过，虽说只是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可却收获了一本厚厚的记忆，在青春退场时，我将它演绎成了一个故事：以此来祭奠我逝去的青春！

石孝义 2015年5月7日于津门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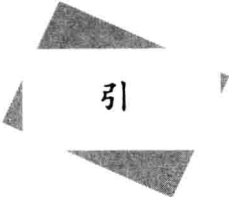
引 \ 1

上 \ 3

中 \ 123

下 \ 203

后记 \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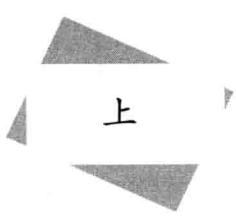


引

二十年前的事了吧！

嘟嘟去外地参加大学生军训去了，家里除了猫，就是满屋子的阳光。上周出的湿疹虽说好得差不多了，可大夫说还是不能出去，尤其是不要见风，所以我在这个春天里就有了一个难得的闲暇待在家里，一本本地翻看 he 当年留下的那一大堆日记。随着他的每一个文字，一步步地重新回到那个曾属于过他，同样也属于过我的，那个简单而阳光的20世纪90年代。他就是我的一个往事，一个曾令我无比心伤、痛苦、憎恨却又是无比爱恋的情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短暂得就像是一颗流星，稍纵即逝，但他却将无悔的青春、纯真的爱情毫无保留地馈赠给了那个年代，还有那个年代的我，我们！

当我翻开他的日记的一瞬，那一幕幕的往事就像一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奔跑而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熟悉，于是从一个午后开始，我孤寂的屋子里就又多了一个他，和眼泪！



上

9月6日 天气晴

下午下班后，当夕阳斜照进窗子的时候，这时坐在窗前看风景是一天中最为惬意的事了。办公室即是画室，凌乱的画具，凌乱物合成的气味在夕阳下仿佛被包裹成一幅西方17世纪的油画。虽令人压抑却也令人兴奋。窗外高高的农行大厦被夕阳照射得仿佛一块耀眼的墓碑。我的思绪总是喜欢在那片光亮的色彩中上下沉浮。胡茵说我坐在窗前的样子就像是罗丹的“思想者”（罗丹生前著名的雕像，死后放置在他的墓前）。

我就是在这无尽的遐想中，被告知晓惠结婚的。这多少有些令我惊讶，可冥冥中又感觉一切又都像是在意料之中似的。内心的酸楚像煮开的沸水一样慢慢地涌起来，我不想用逃避去麻痹自己，所以在心里一直重复着，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同样也是必

然的。我木讷的表情似乎招来了胡茵的不解，她不明白为什么她带来的这个消息像一块扔进无底深渊的石头一样，半天也见不到回音。于是她追问了一句：“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只知道你们有三四个月没有联系了。可没想到她转眼就结婚了……”胡茵说话时一直瞪着一双忧郁的眼睛看着我。那刻的我似乎除了全力掩饰自己的尴尬与一丝慌乱之外，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思考晓惠和我的誓言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作废的，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重新填写下一份新的誓言的！

屋里的沉静持续到夕阳褪尽，胡茵静静地站在画案旁像玉雕一样守候着我。我能感觉出她眼睛里的关切和怦怦的心跳。松节油、墨汁、颜料与白矾混合成的气息不断地麻醉着我的思绪，一切仿佛又都回到了过去，那间曾伴随着我们共同生活了四年时光的画室，邋遢、混乱、还有些阴暗。我和晓惠就是从那里的最后一年开始了我们的“爱情”的。好像也是这个时间……

夜开始沉下来了，像块黑铁一样重重地垂直压下来，令人窒息，我本能地狠吸了几口气，想把那本能的惶恐驱赶出去，可意外的在那熟悉、混浊的气味中不知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丝女人香水的的气味。胡茵啊！她一直在。她那无声的存在让我猛然感觉她像是从另一个世界过来。我侧头看着她，她是一直在定定地站着，注视着我，我不知道我在这段忘记了知觉的时间内是不是表现出一副令人讨厌的痴态来。

“一起出去吃饭吧！金勇今天发工资。下班时刚刚打电话

来。他说，西街口新开张了一家火锅店。”

“不了，你们去吧。”

“那算了，我告诉金勇也不去了。”

我摇摇手：“不用，你们去吧，真的不用，我没事。”

胡茵犹犹豫豫地往外走，站在门口时我看到她又迟疑了一刻才噤噤噤地下楼了。我的思绪追踪着她的高跟鞋声一直消失到楼外，才像落潮的海龟一样慢慢地独自爬回来。那一刻我忽然有一丝失落，又自责着自己：“为什么要让她走呢！为什么？”

我和晓惠的恋情起源于一次谈话。那是大学毕业的前夕，她正在和章杨失恋的边缘上，我和章杨是好朋友。全班都去看一部进口大片去了，于是天缘做合，给了我们两人这次机会，实际上机会天天有，可感情这东西，有时真的需要一种点燃。那晚更巧的是又忽然停电了。于是便给这次相恋增添了一层情调，我后来一直以为那晚的月亮绝对是最好的媒妁。那晚她一直背对着窗户站着。我对着她和月光进行了一次淋漓尽致的演讲。从人生到现实，从友谊到爱情……她就一直静静地聆听着，一言不发，表情平静却又像是若有所思，而我则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演讲之中不能自拔，终于不知是哪颗火星点燃了她。在第二天的晚上，上晚自习时，当人们正潮水般往楼里涌的时候，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楼群梯口，像一块礁石一样坚定地伫立着。看到我的一刹那她的眼睛里好像湿润了。女人都是种情感动物，我在那一刹那一下子

心领神会，可马上我又意识到如果不果断处理，任由她的感情泛滥下去，很有可能就在这人潮涌动的楼梯口上演一出“尴尬至极的爱情闹剧”，于是我及时冷静地给了她一个暗示，示意她不要在这里说话，换个地方。

那晚她好像一直在哭，为什么要哭，我一直不理解。女人为何在表达感情时总要哭，好像没有这个表现，情感就不真实似的。从她贸然地闯进我的生活，到又无声无息地离我而去，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之间好像一直就保持着第一次她向我吐露感情时的程度，随后就再没更深的发展。感情这东西有时真的很怪，升起时像低空的云层，瞬息间便形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当你期待着下一个结果出现时，它却无声地消失了。

9月10日 天气晴

胡茵在馆里教民乐。她的屋就在我的头顶上，每天累了我靠在椅子上仰头闲想时，便会听到头顶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嗒嗒声。像木屐却又比木屐稍稍显得沉闷些。有时，一串不长的声响响过之后是略微的停顿，随后便会原路返回，于是我便瞪着屋顶遐想：这大概是她在倒水吧，有时想着会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想跑上楼去看个究竟，但往往又总是马上让自己这种孩子似的行径给逗笑了。有时，那声响只是一种没有节奏的或重或轻地轻响，于是又猜想着，她大概是正在听着什么音乐，闲得无所事事了在用